

台灣散文名篇欣賞

張百棟 編著

第二集

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序

李育中

自然界既会有时阴时晴的现象，同样在大家庭的人际间，时亲时疏、时冷时热也会有的。

一个海峡分隔开，有时会隔阻住一些东西的流通，这不觉得奇怪。但文化的交流，则谁也阻隔不住的，大家都应有十足的信心。

台湾 2100 万男女，是我们的亲兄弟姐妹。亲情是永在的，精神不会因海峡分隔而不相通。我们共同的东西总是多过分歧的东西。

张百栋编的《台湾散文名篇欣赏》出版之后，反响颇佳，这说明大陆方面对台湾散文是很有读者的。但每一集的分量仍然无法包举得很多，难免有遗珠之叹，特别是一些后起之秀，新生的力量是无穷的，正在生机勃勃，有可能的话，自会一集集出下去，让它反映得更全面一些。

几年前我写过一首有关台湾的诗，其中有两句

是这样的：

风平浪静天晴日，
海峡潮平任去来。

意思是祝愿海峡永远升平，永远畅通无阻，文学的交流，更首先体现出来。海峡的西边，永远是热情洋溢的。最神圣的是祖国的呼叫。

1995 年夏于华南师范大学
2000 年 6 月修订

目 录

序 (李育中)	(1)
余光中 听听那冷雨	(1)
笔墨放纵 珠走玉盘	
——读《听听那冷雨》	(10)
余光中 我的四个假想敌	(16)
奇趣幽默 妙语解颐	
——读《我的四个假想敌》	(25)
陈香梅 墓前	(28)
怅惘无尽 情系乎辞	
——读《墓前》	(33)
胡品清 我藏书的小楼	(38)
典雅文章 淡泊风韵	
——读《我藏书的小楼》	(42)
阿盛 厕所的故事	(46)
点滴聚合 妙趣横生	
——读《厕所的故事》	(53)
白辛 落花	(56)

寓言点化 神韵典雅	
——读《落花》	(59)
张默 噢！那秋	(61)
既有歌赞 也有感悟	
——读《噢！那秋》	(64)
郭枫 撑一伞细雨	(67)
沉郁悲慨 回肠荡气	
——读《撑一伞细雨》	(70)
张晓风 秋天·秋天	(73)
文气温婉 境界高雅	
——读《秋天·秋天》	(79)
张晓风 高处何处有	(82)
命意谋篇 郁然有彩	
——读《高处何处有》	(84)
林文月 遥远	(86)
婉约朦胧 清香缕缕	
——读《遥远》	(89)
张腾蛟 读山	(92)
形在山林 神居胸臆	
——读《读山》	(95)
曾永义 窗外的蔷薇	(98)
情荡胸内 意溢花外	
——读《窗外的蔷薇》	(101)

徐钟珮 闲情	(104)
出于平淡 系以真情	
——读《闲情》	(109)
龙应台 美丽的权利	(112)
笔挟风雷 石破天惊	
——读《美丽的权利》	(116)
陈黎 白雪公主	(119)
闻其异辞 悲及时世	
——读《白雪公主》	(125)
杏林子 日子	(128)
人在红尘 心在青山	
——读《日子》	(130)
艾雯 夜语	(133)
善于言情 工于造境	
——读《夜语》	(138)
艾雯 昙花开的晚上	(143)
静观凝思 情满意溢	
——读《昙花开的晚上》	(148)
艾雯 月台	(151)
所见亦深 所悟亦新	
——读《月台》	(154)
林玲 依然是雨	(157)

徐疾有致 峰峦迭出	
——读《依然是雨》	(161)
逯耀东 烛涕	(164)
烛光荧荧 离情绵绵	
——读《烛涕》	(166)
林发 冬季小语	(169)
没有沉思 何来孕育	
——读《冬季小语》	(172)
许达然 瀑布与石头	(174)
哲思深沉 诗意盎然	
——读《瀑布与石头》	(176)
风信子 夏之雨	(179)
雨打社会 风吹人生	
——读《夏之雨》	(182)
洪醒夫 纸船印象	(185)
纸船轻轻 母爱沉沉	
——读《纸船印象》	(187)
陈幸蕙 流萤如线	(190)
秀气成采 文章晓然	
——读《流萤如线》	(193)
张春荣 画树	(196)
层层推进 处处见情	
——读《画树》	(206)

谢馨 美人	(212)
捭阖纵横 浑然成章	
——读《美人》	(216)
詹邦畿 白发	(218)
旁征博引 珠联璧合	
——读《白发》	(221)
后记	(223)

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使在梦里，也似乎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不过那一块土地是久违了，25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25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裾

边扫一扫吧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

这样想时，严寒里竟有一点温暖的感觉了。这样想时，他希望这些狭长的巷子永远延伸下去，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不是金门街到厦门街，而是金门到厦门。他是厦门人，至少是广义的厦门人，20年来，不住在厦门，住在厦门街，算是嘲弄吧，也算是安慰。不过说到广义，他同样也是广义的江南人，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儿，五陵少年。杏花春雨江南，那是他的少年时代了。再过半个月就是清明。安东尼奥尼的镜头摇过去，摇过去又摇过来。残山剩水犹如是，皇天后土犹如是。纭纭黔首纷纷黎民从北到南犹如是。那里面是中国吗？那里面当然还是中国，永远是中国。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再，牧童遥指已不再，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也都已不再。然则他日思夜梦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呢？

在报纸的头条标题里吗？还是香港的谣言里？还是傅聪的黑键白键马思聪的跳弓拨弦？还是安东尼奥尼的镜底勒马洲的望中？还是呢，故宫博物院的壁头和玻璃柜内，京戏的锣鼓声中太白和东坡的韵里？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

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淅沥沥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 rain 也好 pluie 也好所能满足？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靂，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

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在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雨气空濛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沐发后特有的淡土腥气，也许那竟是蚯蚓和蜗牛的腥气吧，毕竟是惊蛰了啊。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古中国层层叠叠的记忆皆蠢蠢而蠕，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吧，那腥气。

第三次去美国，在高高丹佛山居了两年。美

国的西部，多山多沙漠，千里干旱。天，蓝似安格
鲁·撒克逊人的眼睛；地，红如印第安人的肌肤；
云，却是罕见的白鸟。落基山簇簇耀目的雪峰上，
很少飘云牵雾。一来高，二来干，三来森林线以
上，杉柏也止步，中国诗词里“荡胸生层云”，或
是“商略黄昏雨”的意趣，是落基山上难睹的景
象。落基山岭之胜，在石，在雪。那些奇岩怪石，
相叠互倚，砌一场惊心动魄的雕塑展览，给太阳和
千里的风看。那雪，白得虚虚幻幻，冷得清清醒醒，
那股皑皑不绝一仰难尽的气势，压得人呼吸困难，
心寒眸酸。不过要领略“白云回望合，青霭入
看无”的境界，仍须回来中国。台湾湿度很高，最
饶云气氤氲雨意迷离的情调。两度夜宿溪头，树香
沁鼻，宵寒袭肘，枕着润碧湿翠苍苍交叠的山影和
万籁都歇的岑寂，仙人一样睡去。山中一夜饱雨，
次晨醒来，在旭日未升的原始幽静中，冲着隔夜的
寒气，踏着满地的断柯折枝和仍在流泻的细股雨
水，一径探入森林的秘密，曲曲弯弯，步上山去。
溪头的山，树密雾浓，蓊郁的水汽从谷底冉冉升
起，时稠时稀，蒸腾多姿，幻化无定，只能从雾破
云开的空处，窥见乍现即隐的一峰半壑，要纵览全
貌，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入山两次，只能在白茫
茫里和溪头诸峰玩捉迷藏的游戏，回到台北，世人

问起，除了笑而不答心自闲，故作神秘之外，实际的印象，也无非山在虚无之间罢了。云缭烟绕，山隐水迢的中国风景，由来予人宋画的韵味。那天下也许赵家的天下，那山水却是米家的山水。而究竟，是米氏父子下笔像中国的山水，还是中国的山水上纸像宋画。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了吧？

雨不但可嗅，可亲，更可以听。听听那冷雨。听雨，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大陆上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更笼上一层凄迷了。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二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在僧庐下。这便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十年前，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在窗外喊谁。

雨打在树上和瓦上，韵律都清脆可听。尤其是铿铿敲在屋瓦上，那古老的音乐，属于中国。王禹偁在黄冈，破如椽的大竹为屋瓦。据说住在竹楼上面，急雨声如瀑布，密雪声比碎玉。而无论鼓琴，咏诗，下棋，投壶，共鸣的效果都特别好，这样岂

不像住在竹筒里面，任何细脆的声响，怕都会加倍夸大，反而令人耳朵过敏吧。

雨天的屋瓦，浮漾湿湿的流光，灰而温柔，迎光则微明，背光则幽黯，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至于雨敲在鳞鳞千瓣的瓦上，由远而近，轻轻重重轻轻，夹着一股股的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下雨了”，温柔的灰美人来了，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

在古老的大陆上，千屋万户是如此。20多年前，初来这岛上，日式的瓦屋亦是如此，先是天暗了下来，城市像罩在一块巨幅的毛玻璃里，阴影在户内延长复加深。然后凉凉的水意弥漫在空间，风自每一个角落旋起，感觉得到，每一个屋顶上呼吸沉重都覆着灰云。雨来了，最轻的敲打乐敲打这城市，苍茫的屋顶，远远近近，一张张敲过去，古老的琴，那细细密密的节奏，单调里自有一种柔婉与亲切，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若孩时在摇篮里，一曲耳熟的童谣摇摇欲睡，母亲吟哦鼻音与喉音。或是江南的泽国水乡，一大筐绿油油的桑叶被啮于千百头蚕，细细琐琐屑屑，口器与口器咀嚼咀嚼。雨来了，雨来的时候瓦这么说，一片瓦说，千

亿片瓦说，轻轻地奏吧沉沉地弹，徐徐地叩吧挹挹地打，间间歇歇敲一个雨季，即兴演奏从惊蛰到清明，在零落的坟上冷冷奏挽歌，一片瓦吟千亿片瓦吟。

在日式的古屋里听雨，听四月霏霏不绝的黄梅雨，朝夕不断，旬月绵延，湿黏黏的苔藓从石阶下一直侵到他舌底，心底。到七月，听台风台雨在古屋顶上一夜盲奏，千寻海底的热浪沸沸被狂风挟来，掀翻整个太平洋只为向他的矮屋檐重重压下，整个海在他的蜗壳上哗哗泻过。不然便是雷雨夜，白烟一般的纱帐里听羯鼓一通又一通，滔天的暴雨滂滂沛沛扑来，强劲的电琵琶忐忐忑忑志忐忑忑，弹动屋瓦的惊悸腾腾欲掀起。不然便是斜斜的西北雨斜斜，刷在窗玻璃上，鞭在墙上打在阔大的芭蕉叶上，一阵寒濑泻过，秋意便弥漫日式的庭院了。

在日式的古屋里听雨，春雨绵绵听到秋雨潇潇，从少年听到中年，听听那冷雨。雨是一种单调而耐听的音乐，是室内乐是室外乐，户内听听，户外听听，冷冷，那声乐。雨是一种回忆的音乐，听听那冷雨，回忆江南的雨下得满地是江湖，下在桥上和船上，也下在四川的秧田和蛙塘，下肥了嘉陵江下湿布谷咕咕的啼声。雨是潮潮润润的音乐下在渴望的唇上舔舔那冷雨。

因为雨是最最原始的敲打乐从记忆的彼端敲起。瓦是最最低沉的乐器灰蒙蒙的温柔覆盖着听雨的人，瓦是音乐的雨伞撑起。但不久公寓的时代来临，台北你怎么一下子长高了。瓦的音乐竟成了绝响。千片万片的瓦翩翩，美丽的灰蝴蝶纷纷飞走，飞入历史的记忆。现在雨下下来，下在水泥的屋顶和墙上，没有音韵的雨季。树也砍光了，那月桂，那枫树，柳树和擎天的巨椰，雨来的时候不再有丛叶嘈嘈切切，闪动湿湿的绿光迎接。鸟声减了啾啾，蛙声沉了阁阁，秋天的虫吟也减了唧唧。70年代的台北不需要这些，一个乐队接一个乐队便遣散尽了。要听鸡叫，只有去《诗经》的韵里寻找。现在只剩下一张黑白片，黑白的默片。

正如马车的时代去后，三轮车的时代也去了。曾经在雨夜，三轮车的油布篷挂起，送她回家的途中，篷里的世界小得多可爱，而且躲在警察的辖区以外。雨衣的口袋越大越好，盛得下他的一只手里握一只纤纤的手。台湾的雨季这么长，该有人发明一种宽宽的双人雨衣，一人分穿一只袖子，此外的部分就不必分得太苛。而无论工业如何发达，一时似乎还废不了雨伞。只要雨不倾盆，风不横吹，撑一把伞在雨中仍不失古典的韵味。任雨点敲在黑布伞或是透明的塑料伞上，将骨柄一旋，雨珠向四方

飞溅，伞缘便旋成了一圈飞檐。跟女友共一把雨伞，该是一种美丽的合作吧。最好是初恋，有点兴奋，更有点不好意思，若即若离之间，雨不妨下大一点。真正初恋，恐怕是兴奋得不需要伞的，手牵手在雨中狂奔而去，把年轻的长发和肌肤交给漫天的淋淋漓漓，然后向对方的唇上颊上尝凉凉甜甜的雨水。不过那要非常年轻且激情，同时，也只能发生在法国的新潮片里吧。

大多数的雨伞想不会约会张开。上班下班，上学放学，菜市来回的途中，现实的伞，灰色的星期三。握着雨伞，他听那冷雨打在伞上。索性更冷一些就好了。他想。索性把湿湿的灰雨冻成干干爽爽的白雨，六角形的结晶体在无风的空中回回旋旋地降下来。等须眉和肩头白尽时，伸手一拂就落了。25年，没有受故乡白雨的祝福，或许发上下一点白霜是一种变相的自我补偿吧。一位英雄，经得起多少次雨季？他的额头是水成岩削成还是火成岩？他的心底究竟有多厚的苔藓？厦门街的雨巷走了20年与记忆等长，一座无瓦的公寓在巷底等他，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子里，等他回去，向晚餐后的沉思冥想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记忆。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听听那冷雨。